



## 解锁千年「奢化」密码 走近宁夏馆藏金饰

本报记者 张雪梅 文/见习记者 牛宝林 张楠图

雕琢出金银器『集大成者』  
0.03毫米花丝工艺，  
清代黄金五件套

春秋战国时期的金耳环，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粗犷美学；北魏时期的鎏金金壶、镶宝石金戒指，反映出民族融合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成果；隋唐时期的“黄金面具”，展示了中亚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互动；西夏时期的迦陵频伽莲瓣联珠纹金头饰，展现了西夏工匠对唐宋技艺的继承与创新；清代时期的黄金饰品，更生动演绎了清代市井生活的文明演进图谱……

黄金首饰，作为人类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。宁夏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，其博物馆馆藏的黄金文物，不仅是文明对话的桥梁，更是信仰传承的媒介、工艺智慧的结晶。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，走进宁夏各大博物馆，一同探寻那些岁月的“奢华密码”。

若能穿越时空，重返900多年前的西夏时期，成为佩戴金头饰的贵戚，会是怎样的体验？走进西夏陵博物馆，一件历经数百年仍熠熠生辉的迦陵频伽莲瓣联珠纹金头饰，将我们瞬间带回那个鎏金岁月。

透过展柜玻璃，西夏公主仿佛穿越而来，身着宋锦服饰，头顶的金饰上，圆筒状嵌座口沿装饰细密的联珠纹，口沿外部饰一圈浅浮雕式卷草纹，中间镶嵌着9颗宝石，每颗宝石之间又装饰有两朵浅浮雕六瓣莲花，头饰的一侧，饰有一尊精致小巧的迦陵频伽像，人首鸟身，呈直立状面向莲座，头部微仰，卷发高髻，面部充满喜悦表情，张嘴作吟唱状。

1997年，在银川市政工程上海路修建现场，海宝塔南侧的湖边，工人挖掘取土时发现了这件金头饰。

“我们通过比对西夏金饰风格、迦陵频伽形象传播及唐宋文化影响，确认其为西夏时期作品。”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介绍，金头饰周长43厘米，重234.5克，采用锤揲、镶嵌、铸造、焊接、抛光等复杂工艺，迦陵频伽与联珠纹的结合尤为罕见。

这件金头饰的造型，与宁夏博物馆所藏西夏陵区出土的金饰件非常相似，同样的联珠纹沿饰，同样的9个圆筒状嵌座，不同的是，该金饰件为直条状，一侧没有迦陵频伽像，是一个单独的嵌座。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的高油房古城遗址，出土了一套极为精美的金冠饰件，水滴形镶嵌宝石的制作工艺，与该金头饰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不但体现了党项人在金器加工上的“细节控”，也展现了西夏工匠对唐宋技艺的继承与创新。

中国金银器发展史中，唐代盛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西域技艺，形成“锤揲为胎、錾刻细密、镶嵌华美”的独特风格。西夏地处丝路要冲，其金银器在继承唐宋技艺、融入唐代审美同时，具有波斯、西域的游牧文化特征，同时融入佛教文化。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，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互鉴的见证。



本报见习记者 郝思凡 设计

若将西夏时期的迦陵频伽金头饰视为权力图腾，那么，银川市平吉堡出土的黄金五件套，则以更私密的形态，展现了清代贵族生活的奢华本质。

这套由金冠饰、金簪、耳坠、手镯、戒指组成的“黄金套组”，分别出土自状元墓、张国栋墓和姚氏墓，包含近20件金器，其中姚氏墓出土的金冠饰与累丝灯笼绣球耳坠尤为惊艳。

在宁夏博物馆明清展厅，这批金器静静诉说着两百年前当地贵族的日常生活：一位身着青花袄裙的贵妇，腕间黄金手镯与手指上的戒指相映生辉，发间4支梅花纹金簪与头顶的金冠饰勾勒出雍容仪

态。这顶47.2克重的金冠饰，以数道金丝交错掐制半圆造型，一侧饰五瓣花与缠枝七瓣立体花卉，另一侧以凤鸟栖巢的立体造型暗喻祥瑞，展现了清代工匠对满族游牧文化与汉地审美的融合。

金簪上錾刻的桃花纹与梅花纹，则以0.1毫米宽的錾刀雕琢出流畅线条，体现了清代金银器“细密繁复”的工艺特征。

其双耳佩戴的累丝灯笼绣球耳坠，长9.2厘米，重9.97克，采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编织成镂空绣球，大钩如天鹅颈，流苏缀以灯笼造型，其制作工艺包含掐丝、焊接等十八道工序，堪称清代累丝工艺的

巅峰之作。

据考证，这套金器采用锤揲、镂刻、镶嵌等复合工艺，其纹饰融合了满族鸟图腾、汉地文人雅士的梅兰竹菊意象，以及西北地区金属工艺的几何纹样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金冠饰上的花丝工艺需将金料拉成0.03毫米细丝，再通过堆垒、编织等技法成形，这种工艺不仅展现了清代金银器“集大成者”的工艺水平，更成为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。

正如《天工开物》所言：“匠从八方来，器成天下走。”这些隐秘奢华的黄金饰品，正是清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与贵族阶层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。

(部分图片由宁夏博物馆、固原博物馆提供)



在固原博物馆玻璃展柜中，一排排金光闪闪的耳环、项饰和步摇静静陈列，仿佛诉说着千年前丝路重镇的繁华与传奇。这些金器跨越春秋战国至隋唐，不仅是固原作为“萧关古道”咽喉的见证，更是中原文明与西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。

在固原市原州区杨郎乡马庄村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金耳环，以简约的圆形和半圆钩状设计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粗犷美学。环径1.4厘米至2.6厘米，却重达15.5克，搭配空心金球、金丝珠链等装饰。考古学家推测，这些金饰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更与北方民族“贵金属玉”的传统密切相关——黄金便于携带，适合作为迁徙中的财富储备。

北魏时期，固原成为多民族大融合、文化大交流之地。固原博物馆馆长张强介绍，自1981年以来，当地发掘了多座北朝墓葬，出土了一批以漆棺画、鎏金金壶、凸钉玻璃碗、东罗马金币等为代表的具有中西亚风格的文物。北魏漆棺画上的鲜卑武士与孝子故事装饰，融合了草原游牧与中原礼制文化；李贤墓出土鎏金金壶是萨珊风格酒具，是波斯工匠模拟希腊艺术的杰作，镶宝石金戒指推测为李贤妻子所佩戴。在固原市原州区李岔村、雷祖庙村、侯磨村等地出土的金耳环、镶松石金耳环、金饰花、金项饰等，不仅工艺复杂，还出现了桃形松石镶嵌、联珠纹等中亚风格元素，无不反映着民族融合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。尤其是联珠纹耳环以桃形松石错位镶嵌，红绿相间如波斯地毯，金叶锤揲工艺精细到令人惊叹。

隋唐，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。隋唐时期史道德墓中出土的11件金饰组成了完整的“黄金面具”，半月形护额、柳叶形护眉，工艺复杂程度可圈可点。这一时期，金饰品在嵌槽设计、宝石嵌槽工艺等方面水平大幅提高，体现了唐代金属加工技术的精细化，也展示了中亚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互动。融合草原文化与中原审美的金饰品，成为唐代贵族女性头饰的“潮流标杆”。

